



### 第二七九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3月3日星期四，下午4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佩伊奇先生	(南斯拉夫)
<u>成员国</u> ：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巴西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法国	布罗尚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镜武先生
尼泊尔	乔西先生
塞内加尔	萨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赞比亚	查巴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4点35分开会

##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这是安全理事会3月份第一次开会，我愿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弗农·沃尔特斯先生阁下在担任1988年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所做的工作。沃尔特斯先生以杰出的外交才干、丰富的经验一直谦恭有礼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我相信当我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时代表了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我请奥肯大使向沃尔特斯大使转达上述的谢词。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南非问题

1988年3月2日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567)

1988年3月2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568)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圭亚那、塞拉利昂和南非代表的信，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的第37条，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的邀请，英萨纳利先生（圭亚那）、卡格伯先生（塞拉利昂）和曼利先生（南非）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88年3月2日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赞比亚代表写的信，其内容如下：

“我们下列签署者，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荣幸地要求安全理事会在审议

题为‘南非问题’的项目时，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尼奥·姆努姆扎纳先生参加”。

这封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S/19569号文件分发。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姆努姆扎纳先生参加。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我还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赞比亚代表1988年3月2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们下面署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谨要求安全理事会在专题讨论‘南非问题’项目的会议期间，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莱萨奥阿纳·马克汉达先生发出邀请。”

此信已作为安理会一份文件（S/19570）印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马克汉达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我还收到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赞比亚代表1988年3月2日的来信，内容如下：

“我们下面署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谨要求安全理事会在专题讨论‘南非问题’项题的会议期间，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赫尔穆特·安古拉先生发出邀请。”

此信已作为安理会一份文件（S/19571）印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安古拉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应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及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1988年3月2日来信中的要求开会，这两封信分别载于第S/19567和S/19568号文件。

我还要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文件：

S/19543：1988年2月2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19544：1988年2月25日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以及

S/19561：1988年3月1日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位发言的是塞拉利昂代表，他以非洲国家集团3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卡格伯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我荣幸地就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向友好的贵国南斯拉夫代表团和你本人转达我国代表团和非洲集团的衷心祝贺。我们相信，安理会的工作在你的主持下将有效地进行。我也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美国的弗农·沃尔特斯大使表示热烈的赞扬，他非常成功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事务。

南非局势已成为一场漫无止境的恶梦，其内在的暴力与矛盾继续困扰着国际社会。该局势的中心特征种族隔离制度已赢得了违反人类罪行这一特殊而又没人羡慕的称号。多年来，为维护这种下流和道德上站不住脚的国家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物质与生命的代价，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该政策所造成的痛苦逐年加剧。

今天，安全理事会根据最近事态的发展，再次开会议论南非局势。2月29日，种族隔离政权以其一贯臭名昭著的传统，再次将和平人士投入监狱，这次被关的是牧师，他们痛苦的遭遇继续引起人民良知的抗议。这是紧接着5天前，好些

反对种族隔离组织被禁止活动后发生的。

在南非的范畴内，禁止民主统一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等组织、甚至是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这样的人士的行动再一次向全世界清楚地表明了，南非当局并不致力于和平演变。在这些声音都受禁止的情形下，怎么还能希望人们容让种族隔离政权，或象有人继续认为的那样，让该政权喘一口气呢？

该政权的这些行动表明，它没有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打算，这是人所众知的。即使南非白人也显然懂得，不能同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人讨论和平。

国际社会必须看清南非政府最近行动的含义。其一，有些人一度发现逐步走向消除种族隔离的一点希望已不能保证还继续存在。其二，鉴于南非实行了20个月之久的全国紧急状态法，整个局势已进一步恶化，大大地揭起了长期爆发血腥暴力的阴影。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继续同非洲国家一样希望避免南非爆发一场流血冲突。这样的结局对整个南部非洲会产生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因此，我们坚信，应该探索每一种可行的途径，制止这种危险的发展。

在安理会和大会讨论南非局势的整个时期内，种族隔离政权的反应是不合理性地顽固不化和蔑视联合国。

这些年来，无数的人丧生，许多公民被剥夺国籍，遭受虐待，过着蒙受耻辱的非人生活，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联合国一再谴责并要求制止种族隔离的呼声中。现在，国际社会唤起共同的良知，为制止这一长期的怪异现象采取更明确、更坚定的毫不含糊的行动的時刻已经到了。

今天，我们再次在安理会开会审议一个对南非及其邻国预示着急迫危险的问题。全世界不能再忍住气，希望局势会有什么改善了。如果要改变局势的话，安全理事会作为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必须按照人类的良知行事。因此，即将在稍后的审议期间向安理会提出的要求将列出具体的建议。

我们希望，目前在南非出现的悲剧将促使安理会的全体成员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主席：我感谢塞拉利昂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南非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曼利先生（南非）：主席先生，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三月份安理会主席。

在重大的世界问题很少或几乎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再次召开会议。具体地说，越来越多的无法解决的问题席卷着非洲。

我们看到了歇斯底里的虚伪表态，听到了我们已经听惯了的谴责我国政府最近对南非激进势力采取行动的声音。这些势力的明确目标是破坏我国的秩序和稳定。已经颁布的对17个组织作出某些限制的条例主要是为了维持国内秩序，并以非暴力的方式削弱那些正在积极破坏权威和稳定的势力。将此称为威胁和平是荒谬的。实际上，所采取的行动乃是旨在促进和平并确保南非的法治。

这些条例不是专断的，也不是镇压措施，更不是有人说的意在以这种手段压制南非合法的反对派。任何识字而又诚实的人只要浏览一下南非许多反对派的报纸，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我国在制宪发展和改革以及提高全体人民的社会经济水平方面都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这些发展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这个机构的承认，这只是因为它讨厌了解真相。为了确保一个发展中国家继续推动其至关重要的这种进步，那就必须保持一种有利于这种变革的气氛。对有关的组织施加限制正是出自这个原因，而别无其他动机。

这些条例的性质也被大肆夸张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比如，民主联合阵线有750个附属组织，受条例限制的只不过是其中的10个组织。

真正的工会活动并没有受到条例的限制；受到条例影响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就可能涉及他们的限制措施提出申诉；这些条例只是在南非继续实行局部紧急状态的期间才有效。因此，所采取的行动根本不是取缔黑人政治反对派的一种全面的、不可改变的措施。

我要清楚地表明，我国政府无意限制有关组织的全部活动。限制措施仅仅涉及那些危及公共安全和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动。

南非的和平与安全并不是某些组织、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寻求的目标。激进势力已经意识到，它们不可能通过暴力政策和使用权刑来使这个国家无法治理。

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在谈到同民主联合阵线的关系时，对民联表示欢迎，并宣布：

“我们向(民联)所有领导人、其附属组织、成员以及支持者致敬。只要我们在民联内有我们自己的地下组织，以非洲人国民大会为首的民族解放同盟就可以指导民盟的工作。应当巧妙地利用这些地下组织来正确地引导民联，最主要的是提高这个阵线的任务。”

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及与其结盟的所有组织就对自己做出了评判。

我国政府只是不允许激进势力及其活动破坏温和的南非人的生活。诚心诚意的南非人目前正在准备通过谈判达成一种公平对待全体南非人的新的制宪安排。当然，只有负责的政府才会尽力确保这一进程得到应有的展开。以相互残杀为特点的这些反对改革的团体的所谓政治行动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讨论它们的哲学有何优点的学术究式论点是南非人无法承受的奢侈品；我们所处的次大陆曾经遭受过不合国情的思想意识的摧残，曾经为谋求私利的外来政治强国的利用。

“被拘留者父母声援委员会”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该委员会散布诽谤言论，声称南非警方在城镇里滥用权利，因而使自己声誉扫地。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完全不符合事实。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际社会竟然只注意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一旦事实真相大白之后，我们仍听不到承认或纠正的声音。

这仅仅是这个团体活动范围的一端，另一方面，这个组织还从事煽动和颠覆活动，这种活动在任何民主社会里当然都是不能容忍的。为什么南非要有所不同呢？这难道不是又一次证明一提到与南非有关的问题就如此随便地采用双重标准吗？

国际社会正在受蒙骗，它看不到这些嗜血好杀的组织寻求的真正宗旨和目标。此时此刻几百万人正在遭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而且今生今世也摆脱不了这种苦难，根本没有得到援助的希望，安理会里有谁能否认这一点？世界上工业化国家和世界上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日益扩大。

饥饿、疾病、愚昧、失业——这些都是联合国会员国应当动脑筋的问题。当然，政治权利以及表达与政府不同的意见的权利也是重要的。我国政府同坐在议席上就座的各会员国政府一样，不是不知道目前联合国的许多会员国，包括今天在座的某些国家完全没有表达不同政见的权利。

充斥这一讨论的虚伪态度实在令人可笑。我们南非并不妄称自己十全十美。我们承认我们的问题是复杂的，但我们已经迈开大步扩大民主。我们的过失是我们在消除歧视并在扩大民主。

联合国的某些人士并不想让我们成功地在彼此间达成一项协议确保大家在不受任何团体支配的情况下都可以参政。

这次会议是这种报复血海深仇的一部分，因此我国政府希望我向你们声明，我们决不会向你们的威胁和要求低头，我们轻蔑地拒绝接受你们的指控，让你们拼命折腾去吧！我们将继续努力通过谈判解决所有南非人所面临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将维护法治，并对破坏和暴力势力加以迎头痛击。我们也决不容忍外部对我们内政进行干涉。具有善意的南非人将通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他们面临的宪法和经济问题。

现在这里进行的辩论不仅毫无任何现实性，而且与实际风马牛不相及。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内奥·姆努姆扎纳先生。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姆努姆扎纳先生：我们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斗争中的南非人民，感谢安全理事会允许我们就审议中的紧迫问题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还要祝贺你担任这一崇高机构的舵手。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的审议工作一定会有所发展。我们还要感谢你的前任弗农·沃尔特斯大使，因为他干得非常出色。

如果不是由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局势的干扰，这次会议本来应当于2月24日或紧接着这一天不久之后召开的。我们清楚地记得，在2月23日这一天，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把严格的限制禁令强加给十七个群众民主组织以及阿尔奇·古梅德和艾尔伯蒂娜·西苏卢等十八个人。这些组织和个人专门致力于使用和平方法进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不分种族和民主的南非，并将此作为一条原则。这种不可避免的拖延使得审议中问题的紧迫性更为突出。

在南非种族隔离历史上，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2月23日的镇压是第三次取缔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民组织和个人。1960年，当非洲人国民大会遭到取缔时，国际社会作出的反应，谴责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并要求撤消取缔。在那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专门从事于和平斗争形式的运动。取缔的行动并没有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的理由是担任争取南非自由斗争的先锋，这个理由至今依然有效。实际上，作为镇压进一步升级形式的取缔行动反而使得国民大会的存在更有必要。取缔国民大会的行动使得南非冲突的双方对比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质量上的因素。取缔行动迫使国民大会转入地下，大大减少了和平斗争的机会，有效地引入了一个对种族隔离进行武装斗争的新时代。

1977年取缔十七个人民组织的行动进一步缩小了对种族隔离进行和平斗争的选择范围。安全理事会在其第418(1977)号决议中承认了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谴责了取缔行动，并要求予以撤消。

去年，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恢复、加强和扩大了紧急状态，使其遍及并禁锢整个南非。结果是在黑人村镇实行名符其实的戒严，几乎全面禁止报刊，专断大规模逮捕不断升级，进行不加审讯的拘留，折磨和谋杀拘留中的大批南非爱国者，其中儿童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一切都是打着所谓法律和秩序的名义进行的。我们人民认为这种所谓的法律和秩序同种族主义政权本身一样均属非法。

通过在不到三年内第三次实行的紧急状态，种族隔离的镇压行动正在趋向白热化。人民对种族隔离忍无可忍的程度即使没有超过种族隔离的镇压，也得到了相应的高涨。即使有人对种族隔离漠不关心——很难相信会有这种人——但这种态度也淹没在人民高昂的消灭种族隔离、建立一个自由南非的强大决心之中；消灭种族隔离、建立一个自由南非体现了创立《联合国宪章》的理想。然而，紧急状态使我们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继续开展和平斗争。实际上，应该赞扬那些于2月23日遭到严格限制的组织和个人，因为不管在紧急状态下开展和平斗争是如何艰难，他们依然投身于这种形式的斗争，体现了极度的克制。

通过从2月23日起限制这些组织和个人，种族主义政权严重破坏了他们继续实事求是地从事于避免除和平形式之外的斗争手段的能力。正如联合民主阵线司库阿扎尔·卡查利亚所说：

“政府已对和平反对其政治政策的力量宣战。”

图图大主教警告说：

“如果他们”——指南非白人——“不迅速制止这个政府——很难指望他们这样做——那么我们将走向战争”。

艾伦·伯萨克牧师指出：

“……现在，我们能采取的每一种和平行动都成了犯罪”。用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弗兰克·奇卡内的话来说，这种事态发展将导致

“……大多数热爱和平的南非人将武力视为结束种族隔离的唯一途径。”

这一前景正一天天逼近。由于种族隔离南非肆无忌惮地从各方面侵害人类生命和尊严、以及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它以前已无数次地遭到谴责。它一概无视这些谴责，继续从事其惨无人道的罪恶勾当。它以同样的顽固和漠然态度无视消除种族隔离的国际要求。它以日益加剧的暴力和镇压来回答我们人民多方面的斗争努力。在进行各种暴力镇压中，它从未停止推销所谓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只不过是一个骗局，旨在进一步加强被我们人民所唾弃的种族隔离。

尽管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向反对它的人发动战争，甚至加剧破坏和平解决南非冲突机会的运动——它应对此负完全责任——有人却仍然对种族隔离自己改革自己的可能性抱有幻想，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些人宁愿无视种族隔离受害者日益深重的痛苦，甚至无视他们的呼声。

但时间已经不多了。种族主义的暴力已蔓延到毗邻的非洲独立国家和纳米比亚。它在国内的镇压已升级成为恐怖主义统治。如果目前的冲突象所显示的那样升级成为一场大残杀，那么我们将目睹一场种族大流血，其悲惨后果将超出南非国界，严重影响国内和平与安全。我们大家必须力求避免这种结果。我们必须谴责种族隔离，对最近的镇压表示义愤。

即便在我们坚持要求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取消消除种族隔离本身的一切障碍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求种族隔离取消最近的限制。为了使谴责和这些要求具有可信的效力，安全理事会应该毫不拖延地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有选择的强制性制裁，但有一项谅解，即如果种族主义政权仍然坚持不妥协态度，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用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取而代之。

最后，我们愿意重申在原则上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领导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声援西撒人阵领导的西撒哈拉人民的斗争以及各地人民反对压迫和人剥削人以及为全人类争取一个自由、人道、和平、繁荣昌盛的未来的斗争。

主席：我感谢姆奴姆扎纳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向你表示衷心和热烈的祝贺，并祝你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一切顺利。 贵国一贯杰出地致力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因此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贵国与我国有着相互尊重的关系。你作为一位老练的外交家的才华和你的智慧使我们相信我们本月份的工作将取得圆满成功。

沃尔特斯大使是外交家中间的斗士，他的经验、才能和精力使他十分胜任地指导安理会审议的工作，他上个月十分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审议。

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主义的南非政权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消极信号。

南非政府于今年2月24日作出了禁止17个和平地反对种族隔离的黑人和白人组织的活动的决定，这超过了语无伦次和武断专横的界线，比勤陀利亚决定与和平决战到底，因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示了对国际社会及其不同的机构的蔑视。国际社会齐声谴责这项蔑视基本人权的决定。 如果一个贫穷无助的妇女不能够发出战战兢兢的呜咽，要求释放她的丈夫或者儿子或者被强行拘留的人，南非声称它提倡的普遍的文明价值还剩下什么？

毫无疑问，这项禁止包括民主联合阵线、南非总工会、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等在内的17个和平的反对种族隔离组织以及各种青年和学生运动和居民协会的所有政治活动的决定表明了约翰内斯堡当局内部的一片混乱，并注定要走向失败。 看来好象当局无法理解该国的最近历史，也无法从中汲取教训。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1960年对非洲国民大会和泛非洲人大会的禁令和1977年对17个其他运动的禁令根本没有消除对丑恶和野蛮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抵抗。 恰恰相反，这些禁令掀起了更高的抵抗浪潮。

如果南非政权尽管于1985年7月宣布紧急状态法并延长至今仍然没有能力维持秩序以至不得不压制其种族主义政策的和平的受害者的声音，这就是承认失败。

事实上，安全理事会及时地在其第569(1985)号决议中加以谴责的紧急状态法具体反映为广泛的蛮横行径、逮捕、大规模镇压和暗杀行径，并导致了国内以政党、工会运动、宗教和学生运动为形式和在国外以要求对比勒陀利亚实行制裁的国际压力为形式的反对种族主义力量的激进化。

博塔总统拒绝从历史和不可逆转的事态发展中汲取教训，继续否认黑人多数的存在并重申建立班图斯坦家园的必要性。

最近采取的措施阻挠南非内部黑人和白人为寻求和平解决方法和这些黑人和白人进行的努力。他们勇敢地联合起来拒绝种族隔离制度的思想和做法。他们头脑十分清楚，不计较他们在种族、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差异，以便开始在南非实行不分种族的民主。正是在寻求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和平解决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塞内加尔通过其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阁下提出将塞内加尔首都作为一次历史性事件的地点——那就去年7月举行的由61名自由派南非白人组成的代表团和由17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之间的会晤。

这次聚会是在南非民主道路研究所与由法国第一夫人担任主席的法国自由基金会和非洲法理学家协会共同倡议组织，在阿卜杜·迪乌夫总统和密特朗夫人的主持下进行的。

这次聚会得到《达喀尔宣言》的认可，其影响遍及全世界，原因是与会者级别高，并且因为这次集会召开的时机是——用迪乌夫总统的话来说——“当历史正在南非这个处在十字路口、其命运和非洲的命运正值关键时刻的国家加速发展的时候”。但是，这次会议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因为它的目标符合大家的想法，即在南非建立民主以代替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点可以从讨论的题目看出，这些议题是在南非实现根本变革的战略，建立民族团结，自由南非政治结构的前景；以及自由南非经济结构的前景。

我认为，刚才用我不想在此重复的措词发言的南非代表本应该恭敬地从达喀尔

会议中得到启迪，以便推动南非事业。

塞内加尔总统在达喀尔讨论会上致开幕词时指出：

“由于达喀尔会议，也许可能开始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结束的时候，国内外的南非人可能提出一次关于国家未来的计划，这项计划将揭穿博塔先生的花招，并否定他强加于南非自由战士和爱国力量的恐怖目的。”

如果与会者没有提出一项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完整计划，那么他们确实概括地确定了这项计划可能包括的内容。他们同意，为了消除误会和恐惧心理并加强广大的民主运动，有必要举行其他类似的会议。

这正是种族主义政权所产生和保持的恐惧和错误理解。达喀尔讨论会的与会者在其宣言的第七段中指出：

“南非的暴力渊源于这样的事实：使用武力是种族统治的存在和行为的固有形式”。

一些与会者在回国之后，遭到批评、监禁甚至杀害。因此，南非政府负有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南非种族隔离问题的严峻责任。

这就是事实。为了使其意图和双重标准的政策昭然于天下——南非代表刚才引述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事件，即南非警察部队友好地监督了一次有六千人参加的反对极右翼分子的欧裔南非白人的大规模游行——比勒陀利亚毫不迟疑地下令扣押了150名神职人员，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主教和阿伦·伯萨克牧师，他们当时正在进行反对专断地决定禁止十七个和平的反种族隔离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和平抗议。

南非政府正一意孤行，妄图通过一项禁令，禁止国外资助反种族隔离的组织，这显然是为了要把没有列入最近禁令的组织包括进来。

在去年五月的不合时宜的选举闹剧——这次选举根本无视南非黑人多数——之后，南非当局又多次进攻和威胁进攻前线国家并加强对纳米比亚的军事化进程，这些新的镇压措施使人们想起了令人不安的种族隔离的现实，并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安全理事会如能乘今天仍有可能避免最终动乱的时机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那就可以完成《联合国宪章》为其规定的主要任务，并实现南非的和平；这样它就能够推动人权和世界和平的事业，而这正是本组织的基本目标。

在我们等待这些争取已久的措施实施之前，安理会应鉴于局势的紧迫性，立即采取适当措施，促使南非立即对那些正在为建立一个民主、平等和多种族的南非社会而斗争的运动的活动的活动取消一切障碍。

在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南非最近的这些措施之后，安理会应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向比勒陀利亚发出认真严肃的信息，表示我们大陆和南非人民的期望，并反映出南非黑人多数的苦难。

归根结蒂，这是在南非和平建立保证所有人自由的非种族主义、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的唯一途径。

主席：我感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国政策的重视及对我说的友好但有点过奖的话。

我要通知安全理事会，我收到1988年3月3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内容如下：

“我谨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准许我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安全理事会对题为“南非问题”的项目的审议。”

在此之前，安全理事会曾在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时向其他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发出邀请。根据过去有关此事的惯例，我建议安理会依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一位发言者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尔巴少将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反种族隔离特委会主席：主席先生，我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理会三月份的工作。我愿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及我个人感谢你邀请我在安理会发言。

特委会已多次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它一再指出，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执意维持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和无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南非及该地区的局势正在恶化。目前的状况已达到甚至南非被压迫人民举行和平抗议和言论自由的最基本权利亦正被剥夺的地步。

最近，南非当局于2月24日对各组织和个人实行的禁令，实际上关闭了南非实现和平变革的所有渠道。该禁令阻止十七个组织和最大的黑人工会联合会——南非工会代表大会——以及十八位黑人领袖“从事和参加任何活动”。这些组织已经名存实亡，它们的工作仅限于保留一份成员名册。它们也不能积极举行任何被认为是政治性的活动，甚至不能作出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呼吁。

这一禁令无疑将会使社会进一步极化，导致更多的暴力。而这些组织却是和平的。它们从未被指控进行任何暴力行为——甚至任何罪行。很显然，南非政权正企图扫除一切反对种族隔离的非暴力反抗，例如罢工、抵制活动和示威。因此，种族隔离政权最新的镇压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的谴责。

2月29日，正在对最近的禁令进行和平抗议的图图大主教和二十九名属于各个教派的其他宗教领袖，曾一度被逮捕。其他大约150名和平抗议者——大多数是神职人员——则受到旨在把他们驱散的水龙头的喷射。游行的神职人员只是想向种族主义博塔总统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取消禁令和释放政治犯。但是，这些极为残酷的镇压措施目前却使神职人员被迫宣布他们要采取平民和平抵制的办法，并从事各个反种族隔离组织已被限制的活动，哪怕这意味着违犯法律。同对付神职人员



的手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那些身上挂着类似纳粹万字标志的白人右翼极端分子的种族主义示威，当局却不加干涉，这引起南非国内外的强烈反对。

为了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种族主义政权死心塌地要扫除一切反对这一罪恶制度的表现，哪怕是最和平与温和的形式。它似乎决意要用武力向被压迫人民推行其所谓改革，采用恐吓手段，收买一些人，并封住那些誓死反抗的人的嘴。它剥去一切关于有意与黑人多数就该国的未来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伪装。

一些政治分析家推测，南非政权显示强硬态度的目的在于向参加地方选举的白人选民炫耀其力量，以避免让极右翼保守分子夺去更多地盘。其他人认为，该政权意在今年十月地方选举之前封住温和反对派的口，有人告诉我们，它期望届时所有种族都会投他们的议员的票。然而另一种观点得出结论认为，南非政权估计，诸如统一民主战线等一些组织可能决定在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竞选，并因此要求某种程度的法律保护，这种推测导致对这些组织的禁止。无论南非政权抱有什么样的错误推理，它显然关闭了南非和平民主抗议和表达言论的大门，这一意义绝非预示着美好的将来。

非洲统一组织、欧洲共同体、英联邦、联合国秘书长、几国政府，以及其它组织和诸如美国总统候选人杰西·杰克逊牧师等人士都已对比勒陀利亚最近的镇压表示深切遗憾，并敦促它取消这些措施。就反种族隔离特委会而言，我们已强烈谴责最近一次的镇压并呼吁对南非政权实行协调一致的具体制裁。

除了最近的镇压措施、仍在继续的紧急状态和严厉的新闻管制，该政权现在正在考虑进一步的立法措施，完全封住各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声音，不管反对的人是白人还是黑人。种族主义议会现在正在审议“促进有秩序的国内政治法案”，以限制各组织和个人为从事种族主义的政权认为可能危害公众安全的活动而接受国外资金。这些措施看来是针对南非民主道路研究所之类的团体。在这一旨在完全消灭不管多么温和与和平的所有政治反对派的法案的标题中委婉地使用“有秩序的”一词真是虚伪到了极点。此外，该政权准备控制大使馆中从事它认为不可取的活动的工作人员，并更严格控制那些用它的话来说“与敌人合作”的人的护照。

反种族隔离特委会一贯认为，普遍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在南非实现和平变革的最有效的手段，特别是考虑到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无意参加任何形式的有意义的谈判。一些讨论种族隔离的国际会议和讨论会已经肯定了这个观点。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制裁看来是比勒陀利亚唯一懂得的语言。经常听到的关于制裁将损害黑人的论调主要来自那些从未真正关心黑人福祉的人士。这种论调并不反映南非大多数黑人领袖的观点，只是投种族主义政权所好。该政权也不是对制裁毫不介意。它是介意的，它实际上是虚弱的。

因此，特委会反复要求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大会绝大多数会员国也都这样做了。安全理事会由于某些西方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而多次无法对南非实施进一步的强制性制裁，实在令人深感遗憾。这些国家采取的这种行动只会鼓励少数政权继续无视联合国的原则与决定，南非本身也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这只会援助与安慰该政权。今天，国际上比以往更加强烈地要求对南非进行制裁。就在最近，1988年2月29日人权事务委员会除其事项外，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南非被监禁的所有政治犯与儿童，并呼吁安全理事会行使其《宪章》规定的责任，对南非政权实施强制性制裁。

40年来——实际上从联合国创始以来——都不允许任何会员国蔑视联合国。我相信，那么利用否决权延长种族隔离寿命的会员国要对历史作出交待。种族隔离问题不仅是一个道义问题；它也是一个法律和政治问题。实际上，它对全人类都具有哲学意义。

因此，我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再次请安全理事会以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名义，紧迫地对南非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在这个问题没有替代方法可想，因为南非政权一贯无视联合国决议，包括安理会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569(1985)号决议，该决议要求无条件地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和被拘留者，消除种族隔离，在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团结和民主的社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该决议的反应瞩目惊心，它采取了蔑视、消极对待和进一步镇压的态度。

和平与种族隔离是不能共存的对立面。种族隔离的罪恶必须消除，国际社会正期待着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行动。没有任何理由进一步拖延。

主席：我们已经听取了本次会议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明天1988年3月4日上午11点举行。

下午5点35分散会。